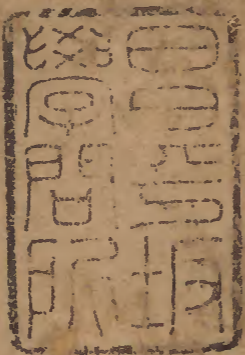


朱子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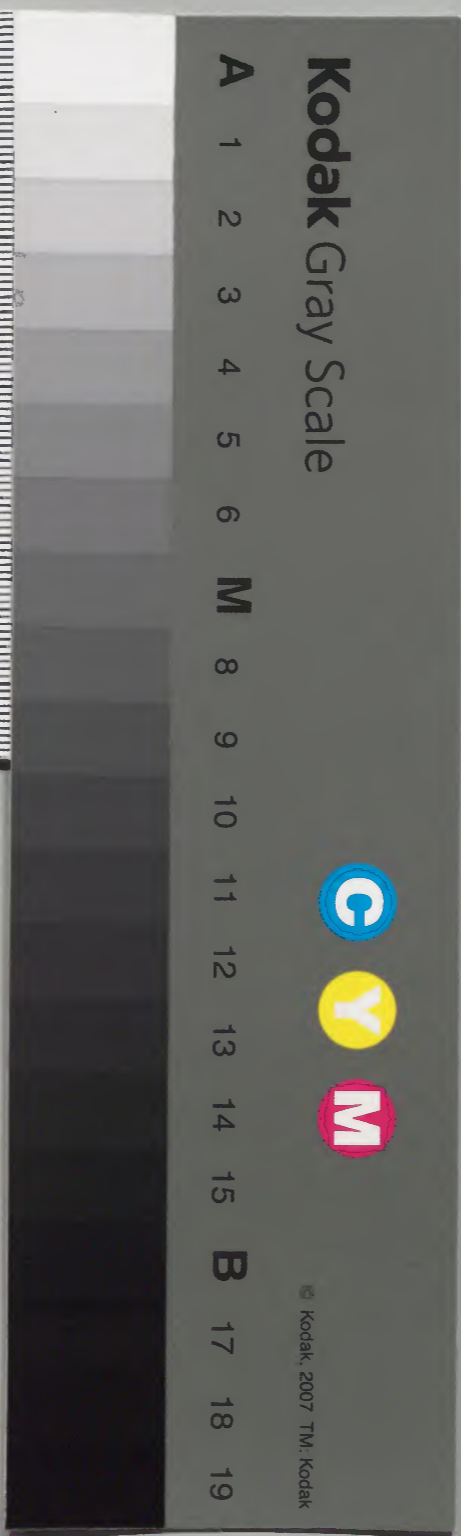
大學或問 一
中庸或問 一之三



漢書門			
九	四	七	類
一	六	一	函
一	六	一	架
一	六	一	冊

內閣文庫			
漢	九	四	七
書	一	六	一
類	一	六	一
冊	一	六	一
架	一	六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7
冊數	16	(4)
函號	298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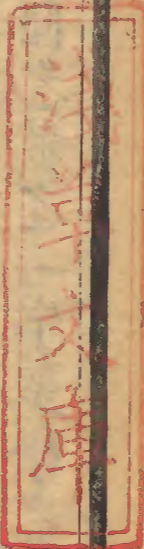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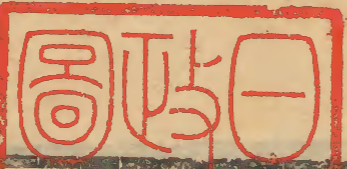


大學或問卷之一

朱熹著

經一章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
 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
 畧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
 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
 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
 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
 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
 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



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

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瞶迷惑。終無以

爲致知力行之地矣。况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

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竄鬼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

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

困，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卽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啟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啟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

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

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

大學或問卷一 五
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畧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曰程子之改親爲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邪。且以己意輕改經文恐非傳疑之義。奈何。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

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邪。若必以不改爲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訛心知非是而故爲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爲法邪。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中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其止於至善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

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

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

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卽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撥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楊哉。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旣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

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

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未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息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爲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

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
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
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
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况大學之
教。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
之後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
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已事
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
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
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
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
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已事之所當

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已也。以
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
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已者無所爲而然者
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
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
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
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
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
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
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
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
明善。卽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卽誠意正心修身之

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

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大學或問卷之二

朱熹著

傳十章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爲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曰。

顧誕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污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滌淪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污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此。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此。前日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

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深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污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其後周之武

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劔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

朕弟寡兄云者。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
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
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爲讀書者言之耳。曰。詩之
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
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
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
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
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
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極卽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
而已矣。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
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
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
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
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
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
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
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
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
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爲
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
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

大學問卷二
四
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旣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

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於而慈。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又况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曰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

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晬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修之別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

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之此也。曰二家所繫。文意不屬。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修身之前。程子又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寘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爲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於此可見。

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德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未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關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爲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何也。曰以其複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誠意之前。程子則去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於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爲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爲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

上之當有闕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爲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耶。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

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及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

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致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

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已者。豈因見物而

大學問卷二
九
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

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息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爲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爲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

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

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爲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

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淡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

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

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曰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

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忘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卽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齋戒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况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遺

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畧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以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已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

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

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卽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卽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弗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已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

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已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卽事卽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

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爲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

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已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

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

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已之曰。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已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托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

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致知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曰然則慊之爲義。或以爲少。又以爲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爲字。有作慊者。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意。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言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慊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哀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

大學五問卷二
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
何不得其正之法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
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
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
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
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
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
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
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心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
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
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
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爲譬而今讀爲僻何也曰舊音舊說
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問
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
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
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
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
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况於閨門之內恩
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矐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
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
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接
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
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

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傲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教之爲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教爾。若因人之可教而教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

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教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况此章之旨乃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教惰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教惰而猶不敢肆其教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

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曰：仁讓言家，貪炭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後化，且內適自修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已，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已之長，愧人之短而勝之以必

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已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已之心以治人，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已愛已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卽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卽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

後推已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
端景正。源潔流清。而治已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
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
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
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已之不肖而淪
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焉。
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
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則不患
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
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已。
今日恕已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已之
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

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
誤哉。藉令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恕於人。則亦止可以
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
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
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
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
黜其妻。其臣鄧暉。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
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
歎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暉為善。恕已量主。則其失
又甚遠而大。啟為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
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曰
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二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

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
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
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
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
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
之助與爲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
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
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
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
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

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
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
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
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
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
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
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
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
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
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
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
莫之省而強訓以挈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

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按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

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爲。亦將何所不至哉。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

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爲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爲推已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爲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

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爲異說哉。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僂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

大學西傳卷二
三
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濇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

旨矣。曰前旣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媚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濇。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耶。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濇惡乎彼。而獨濇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

大學問卷二
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逆之爲屏。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屏爲逆。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曰。命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

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背。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爲先後。况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惡惡。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

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斂。厲民自養之云哉。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亦卽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

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爲天下僂之。不暇而况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而

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
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
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
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
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
也。曰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不
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
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
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曰此
其言蓄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
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揆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
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

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
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
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蹙拔矣。呂正
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
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
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
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定。而子獨以舊文爲正者。何
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
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
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見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
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

復爲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爲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大學或問卷之二

中庸或問卷之一

朱熹著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